

# 相见恨晚 相知情深

## ——记无产阶级革命家乔石同志与艺坛泰斗钱君匋先生的“儒墨情缘”



钱君匋先生为乔石同志篆刻的“乔石之印”

项理小册，一方篆体白纹的“乔石之印”，映入我的眼帘。凝视着这方疏密参差、离合有伦的朱红色印面，让我想起了一段尘封二十几年的故事：一位我非常敬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同志和中国的艺坛泰斗钱君匋先生的“儒墨情缘”。

乔石同志是大家熟悉的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祖籍浙江舟山，但出生在上海，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念书的。投身革命后，成为了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因此，乔石同志对上海一直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缘”。

乔石同志酷爱文化艺术，对上海艺坛一直非常关注，但因革命工作的特殊性，很少有机会和上海的艺术家们接触，这也成了乔石同志心中的遗憾。

乔石同志特别喜爱书画艺术，很早就听说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钱君匋先生，知道钱君匋先生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集诗、书、画、印、音乐、收藏于一身，曾为鲁迅、郁达夫、叶圣陶、沈雁冰、郭沫若、巴金等文学巨匠的著作设计过精彩的封面，被当时的文化界冠以“钱封面”的雅号。乔石同志的老同事李一氓同志所译著的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著的《1928—1929 世界经济与财政政策》一书封面，也是出版商“水沫书店”约请钱君匋先生设计的。

乔石同志在和李一氓同志共事期间，曾见到过不少由钱君匋先生亲手刻制的印章，对钱先生娴熟的刀法和隽永清新、端凝静穆的篆刻技艺敬慕不已，总想找机会能拜识钱君匋先生，向他当面请益，却因与君匋先生南北天各，难有见面的机会。乔石同志曾经对妻子郁文说过：今生和钱君匋先生可能再无把晤之缘了。

1997年1月中旬，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来上海视察工作，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的宋仪侨同志负责接待。

宋秘书长得知乔石委员长长期藏在心底多年的念想后，想乘此机会，一圆乔石同志多年夙愿。宋秘书长是我的老领导，知我和君匋先生交谊甚密，希望通过我的引介促成此事。

“受命”之后，我当即联系了钱君匋先生，他听说是乔石委员长想见他，欣然允诺。他告诉我，



乔石同志(右一)在上海会见钱君匋

早就仰慕乔石先生大名，老友李一氓先生也经常提起他，知道乔石同志对中国文化艺术造诣深邃，所以非常愿意与乔石同志会面。

宋秘书长就把君匋先生的答复报告了委员长。乔石同志非常高兴，希望尽早去钱府拜会君匋先生。可是工作日程排得满满，一时无法抽身亲自前往钱府。考虑再三，决定先请夫人郁文同志代表他亲赴钱府向钱君匋先生“请安”。

1月15日下午，乔夫人在宋仪侨秘书长、委员长秘书宋北杉先生和我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位于南昌路83弄3号的钱君匋先生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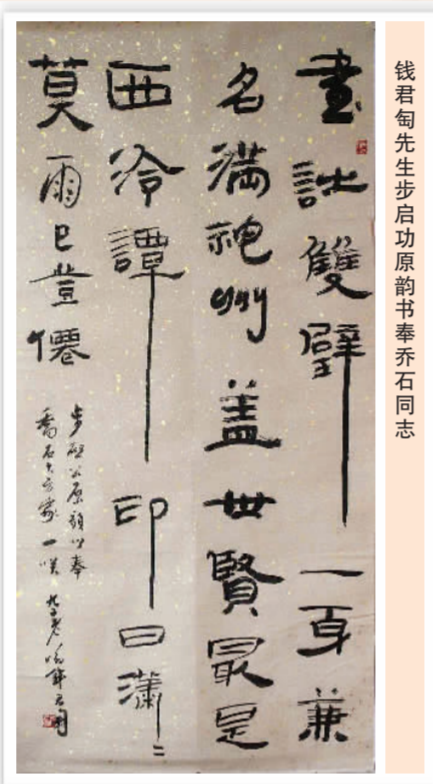
钱老的家是一栋三层高连体的老式里弄房子。和钱老同龄九十二岁的钱师母——陈学肇老人知道乔夫人光临，早已端坐在底楼客厅，恭候夫人的到来。当钱师母看见郁文夫人步入厅堂正准备起身迎接，却没想到郁文夫人一个箭步抢先上去按住钱师母，不让老人家起身，拉了一把椅子贴坐到师母身边和她亲切地交谈起来。

别着钱师母年逾九旬，脑子还特别灵光，她首先问郁文夫人，跟郁达夫可有亲戚关系？郁文夫人回说，鄙姓翁，和郁达夫先生没有亲缘关系。钱师母点头笑了说：哦，你们虽然不是亲戚，但也有很相同的地方。郁文夫人不解地望着师母，师母说：不是吗，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都是老革命啊！郁文夫人这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各位都不得不

赞服钱师母思路清晰、应对自如，博古通今、风趣过人。

郁文夫人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对师母关怀备至，细心地询问了钱夫人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状况。听说师母的腰不太好，便嘱咐师母要注意腰部保暖，行动要缓慢，尤其站立时一定要有人搀扶。谈话间，郁文夫人看见厅堂里放着一架立式钢琴，便问师母是否经常在弹琴，师母回说：偶尔也弹弹，但手脚不利索了。郁文夫人十分佩服师母的宽松心态和乐观精神，鼓励师母要坚持下去，经常弹练，这样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他们要谈的话很多很多，但师母好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说：“勿谈了，勿谈了！请夫人上楼去吧，老先生一定等急了。”



钱君匋先生步启原韵书奉乔石同志

熟悉钱君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性格爽直、豁达开朗的“急性子”。听到客人上楼，他早已站在书房门口迎接了。乔夫人见到钱老，连忙深深一鞠躬，问好的同时搀扶着钱老就坐，恭恭敬敬地向钱老递过自己的名片并献上了乔石同志的问候和敬意，钱老却用他特有的“桐乡口音”连声说：“谢谢，谢谢！勿敢，勿敢！”钱老也请夫人转达他对乔石委员长的敬意和问候。

虽然他们二位是初次见面，却交谈得非常热络，书房里不时掌声阵阵，笑声朗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款款深谈，钱老想起了出版社刚刚送来他写的新书，命我取到三楼亭子间去取来，他要送给大家。新书拿来后，钱老亲自在环衬前的白页上——认真地题写了上款，签名铃印后分赠给大家。随后又取出一张四尺泥金的旧纸，以其娴熟的汉隶书体，疾书了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诗，请乔夫人带给乔石委员长。乔夫人为钱老的热情和好客感动不已，一再向钱老鞠躬致谢。同来的各位也起立鼓掌，书房里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郁文夫人(左二)拜会钱君匋(左四)

临别时，钱老执意要亲自送郁文夫人下楼，郁文夫人一再婉谢，但没能拦住钱老。下到厅堂，郁文夫人搀扶着钱老和师母合影留念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结束了这次两个多小时愉快和难忘的拜会。

1月16日上午，乔石委员长在西郊宾馆接见了钱老夫妇。这是乔石同志和钱君匋先生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两位深谙中华文化的同好，一见如故，乔石委员长对钱老说：“久闻先生大名，本以为今生无望相见，不想此次来沪工作，在宋秘书长的帮助下能一圆夙梦，心中说不出的高兴，幸会幸会啊！”钱老说：“勿敢，勿敢！乔委员长大名如雷贯耳，一氓兄也经常提起，却从未谋面，此次有幸相见，受宠若惊！多多指教！”两位老人新交似故，从革命工作谈到文学诗书，从书画流派谈到古董收藏，足足深谈了三个多小时，还余兴未了。诚然，三个小时虽不算太长，但足以让这两位儒子雅士尽享到一无拘束、直抒胸臆的“切磋”之乐了。

交谈中，钱老向乔石同志汇报了准备第二次向故里海宁捐赠剩余的全部文物并正在筹建钱君匋艺术馆新馆的情况。乔石同志仔细听取了钱老的叙述后，高度评价了钱老无私奉献的爱国盛举。钱老乘兴求请乔石同志为新建钱君匋艺术馆题词。乔石同志说自己平日很少题字，但此次是钱老嘱题，恭敬不如从命，但因公差在外，手头未备纸笔，允诺返京后立即书成寄上。

一周后，乔石同志为海宁“钱君匋艺术馆”题写的匾额已经送到钱老的家里。一幅是按照钱老要求题写的“钱君匋艺术馆”，另一幅是乔石同志建议更改为“钱君匋艺术馆”的，字字刚劲有力、端庄厚

重。钱老对乔石同志的书法大加赞赏，称是“铁画银钩，笔力千钧，功力深厚，炉火纯青”，还夸赞乔石同志考虑周到，建议更改的馆名确实更为贴切，决定采用。并立即派人去制作匾额，准备在新馆落成时，悬挂门庭，以光新馆。

钱君匋先生为答谢乔石同志的赠匾，特意在“封刀”多年之后，重开“宝刀”，为乔石同志刻制了“乔石之印”“舟山志彤”和“意与古会”等三枚印章。

当我把印章送达北京时已近黄昏，宋北杉秘书见章后马上用电

话报告了委员长，乔石同志听说钱老为他刻制的图章已到，非常激动，让北杉立即派人先把印章送过去。

收到钱老亲手刻制的“宝物”后，乔石同志爱不释手，反复把玩，立即给君匋先生写了回信。信中，乔石同志非常拜服钱老的高超技艺，夸赞钱老先生治印疏密有致，挺拔雄秀，“充满青春活力”，真所谓“宝刀不老”！他深为钱老的盛情与厚意所感动，故委请启



钱君匋先生在封刀多年后破例重操“宝刀”为乔石同志治印

功先生撰写诗文，亲自扶杆谱书，回赠钱老。

我去宋仪侨秘书长办公室取到乔石同志为钱老题写的“墨宝”时是早上七点多，因为时间太早我怕打扰钱老，不敢直接给钱老送过去，只是先打了个电话向老先生报告一下。哪知钱老听说乔石同志的“墨宝”已到，叫我马上给他送过去！我到钱老家时，老先生和夫人穿着睡衣早已等候在寓所厅堂，恭迎这帧情重如山的“墨宝”到来。

欣赏着乔石同志和启功老的巨作，钱老满脸洋溢着得意的笑容，他反复吟诵着深情的诗文，夸赞乔石同志的书法“潇洒老辣，功底深厚，似启功”。随后立即启功老的诗韵，回敬了七言绝句一首并附信一封，感谢委员长和启功老对他的真情厚爱，要我快地转呈委员长。

从此，这位品格坦荡的中国无产阶级老革命家乔石同志便与他仰慕已久的中国近代艺坛巨匠钱君匋先生书墨往来，渐成至交。

1997年10月24日，海宁钱君匋艺术馆落成开幕，乔石同志携夫人前往祝贺。二老再次相聚，兴奋不已，乐不可支。

钱君匋先生亲自陪同乔石夫妇参观了海宁钱君匋艺术馆，翻阅了他赠予出生地海宁的部分文物之后，又陪同乔石夫妇前往桐乡君匋艺术馆，仔细地观赏了君匋先生第一批奉献给家乡的重点文物收藏。乔石夫妇认真地听取了钱老对每件文物的解析并仔细欣赏了文物的细节。临后，乔石夫妇又一次对钱君匋先生为家乡和国家作出的伟大创举和奉献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1998年1月上旬，乔夫人公干来沪，特地抽时间去探望了钱君匋先生。此时钱老刚刚从香港回沪，旅途中劳累过度似觉小恙，但当他见到郁文夫人后却特别高兴，说自己的不适好像一下子好

蔡瑞坤 文

了许多。钱老依然和以前一样滔滔不绝谈笑风生，但郁文夫人却从钱老黧黑的脸色和浮肿的眼眶中觉察到老人的疲惫和不适，心情颇感沉重。在告别钱老后，夫人叮嘱我，要转告他的家人，请他们送钱老去医院化验一下小便，看看肾脏是否有问题，夫人说：钱老的子女都在国外，如果家里有困难，请你陪老人家去看病！郁文夫人由衷的真诚和细微，让我充分感受到夫人对钱老的健康是如此地上心，令我非常感动。

我把郁文夫人的意见转告给钱老刚从美国回来的儿子——钱茂绪，他和妻子觉得非常惊讶，说乔夫人怎么这么细心和有本事，居然一眼便能断出钱老的“肾衰竭”毛病来？他们要我转告乔夫人，谢谢她的关心。家人一直在关注着钱老的健康，还特别为他安排了医生陪护，对老人的社会活动也已经严格加以控制，请委员长尽可放心。我及时向郁文夫人报告了他们的回话和谢意。

当乔石同志得知君匋先生因病住院，曾多次让秘书宋北杉同志来信电话慰问。是年8月2日，钱君匋先生辞世，乔石夫妇倍感悲痛。告别会那天特意敬献花圈，以表示他们对这位中国近代艺坛泰斗钱君匋先生的崇高敬意与悼念。

钱君匋先生逝世周年，他的学生画家吴晓峰先生在桐乡君匋艺术馆为老师造像建碑，乔石同志得知后，即为君匋像基题铭。2007年4月，钱君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为纪念钱君匋先生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巨大贡献，为其建立“钱君匋专库”，“库额”的牌匾也是乔石同志题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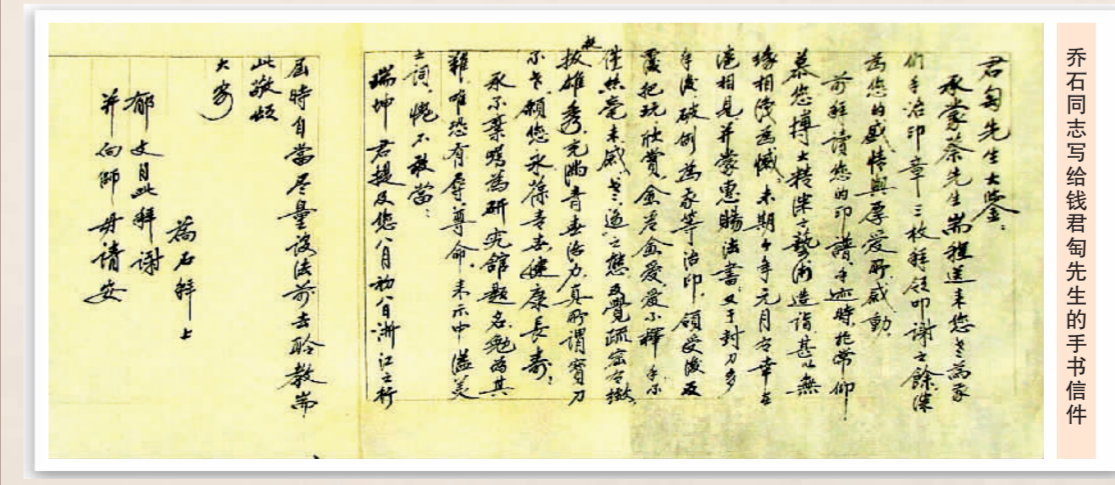
两位不同身份的中华巨子在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立起如此真挚深厚的友谊，不得不令人深思：如果没有几十年练就的“儒士相交，谦和朴诚，鼎礼膜拜，恨相知晚”作为素养铺垫，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如今，两位老人已名垂千古，就让这段难忘的记忆，作为中国文坛的一页佳话，永伴我们儒子交往的坦荡精神，长存于世，作为青年学子人生的借鉴与欣赏吧。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蔡瑞坤于思甘斋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钱君匋夫妇晨起笑迎乔石同志赠送的墨宝



乔石同志写给钱君匋先生的手书信件